



妙絕古今序



文以載道也孔子曰文不在茲乎言道也周末文勝於是其離道而為文者素以上書漢以對策唐以詩賦取士於是學者以文為進取計而離道益遠矣梁蕭統文選唐姚鉉文粹自謂時更七代理貫六籍畧善集英撮菁擷華後有

作者不可為已由今觀之其皆載道之文乎
抑否乎攷之聖門游夏以文學名而列之
四科之末故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
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少也
豈游夏從於陳蔡之間性與天道尚未
得聞之與要之文而離道藝焉而已柳
柳州言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以
明道是故抑之欲其奧揚之歎其明疎之
其通宥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
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
易詩書禮春秋以取道之原參之孟荀
莊老穀梁國語離騷太史旁推交通而
以之為文其文似矣其果合於道乎後之論
柳州者謂其於道何如也余昔以文舉于

有司蓋學而未能者歷仕三十年為未
聞道竊見今之名家如后渠荆川嘗選
擇古人之文以嘉惠學者是編蓋宗人所
匿真西山亦稱許之其曰妙絕以文言抑以
道言也每乃資彩進末學以為千名應
試之階乎度之蕭蘭氏得善本授之梓
焉請予序之其載道與否當有具眼
於驪黃牝牡之外者

嘉靖乙卯春正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奉

勅巡按南贛汀漳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錫

山談愷書



妙絕古今序

文章之精絕者一代不數人而一人不數篇
余自春秋傳訖歐蘇氏拔其尤得七十有九
首蓋千載之英華萃矣時同子弟朋友吟諷
之善哉今而後有過予陋巷而聞軒縣者必
是編也夫淳祐壬寅春東澗書

伯紀負奇材游諸公間祕監柴公敬其行西
山真公取其學南塘趙公奇其文昔余爲江

東憲公餘屈致館舍論辯終日因得是編皆
諸老之緒言也銖兩之必較毫髮之不差軼
梁統之選而過之精矣雖然言之精者道之
寄六經其元氣也學者又當豐豐母但求言
語句讀之工而已寶祐丁巳三月紫霞老人
題

妙絕古今篇目

左氏

國語

孫子

列子

莊子

荀子

國策

史記

淮南子

揚子雲

劉子駿

諸葛公

韓昌黎

柳河東

杜牧之

范文正

歐陽公

曾南豐

王荆公

蘇老泉

蘇東坡

妙絕古今目錄終

左氏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鄭伯如

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曰子為

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

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

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難

也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賴恃用之諸侯貳則晉

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没没也没没沉滅之言

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
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
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
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
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
子子實生我無寧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宣子說乃輕幣

襄公一
十四年

襄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
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
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
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枉寡君者何是
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閔厚其墻垣以
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
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墻葺覆也以待
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甸請命

請問毀垣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

時也誅責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

事隨時來逢執事之不問而未得見又不獲

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

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

也見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

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

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

繕脩司空以明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宮

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巡宮車馬

有所有所賓從有代代客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

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百官之屬各展

其物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

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巡行教其不知而恤

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灾患邪

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

銅鞮晉

而諸侯舍於隸人

舍如隸人舍

門不容車

而不可踰越

門庭之內迫近又有墻垣之限

盜賊公行而天

厲不戒

厲猶災也言水潦無時

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

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

何所命之

問晉命已所止之宜

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

之憂也

言鄭與魯亦同姓之憂

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

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

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

羸受也

是

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

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

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

之若之何其釋辭也

襄三十一年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

為邑大夫

子產曰少未知可

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

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

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

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
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
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
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
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
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
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
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

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
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
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
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
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
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
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
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

子產之治乃
子皮之力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復以女既成昏許

成晏子受禮受賓享之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

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

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

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

四豆為區容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容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斛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如謂加舊量之

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三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量貸

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

蛤弗加於海賈如在山海不加民參其力二

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歛公聚朽蠹而三

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則足者屨言則多民人

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其愛之如父

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

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其相胡公大姬

巴在齊矣

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禮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

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

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

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

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

公乘無人卒列無長

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

庶民

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嬖女

寵之民聞公命如逃寇讐藥卻胥原狐續慶

伯降在阜隸

八姓晉舊臣之族也

政在家門

大夫專政民無

所何日之有言今讒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

猶怠

昧且早起也

况日不悛其

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

與以務大顯後世猶懈怠

叔向曰晉

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

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

而巳肸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無法幸而得

死言得以壽終為幸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

宅日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

宅日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

諸爽塏者

塏明燥

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

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

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

旅衆也

公笑曰子近市

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

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

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

護傳

晏子令不與張趯同譏傳景公於是省於刑

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

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

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

拜謝

宅其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舊則使宅人反之

還其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

卜鄰矣

二三子謂鄰人

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

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

舊宅公弗許因陳栢子以請乃許之

昭公三年

楚子狩于州來

狩冬也

次于賴尾

賴水之尾

使

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

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以為之援

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翠被以翠羽豹

鳥以為豹皮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

夕莫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與之語曰昔

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級齊太公之子王孫牟

衛康叔燮父晉唐叔子禽父周公子並事康王四

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四國齊晉魯衛今吾使

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

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在新城汭篴

路籃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

挑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挑弧棘矢以禦不祥

有齊王舅也成王母齊晉及魯衛王母弟也

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

王將惟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

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

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

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

我大城陳蔡不羨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

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

畏也四國陳蔡又加以紀載至此如畫出當時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

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剥圭以為鉞鉞斧也秘秘柄也

破圭玉以敢請命請制度王入視之析父謂

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

若之何譏其順

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

將斬矣以已喻

刃欲自摩王出復語左史

倚相趨進王曰

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

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

欲肆其心周行

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祭公謀父作祈

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

沒於祗宮臣問

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

焉能知之王曰

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

之惜惜式昭德立

口惜惜安和貌

思我王度式如玉

式如金

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之用民當隨其力

任如金治之器隨器而制去其醉飽過盈之心。朱

形故言形民之力

政要王揖而入饋不食寢

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

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

是豈其辱於乾谿昭十二年

晉韋氏粵于

丁有環其大在鄆商玉環

共朴自得

宣子謁諸鄭伯

謁請也

子產弗與非

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子

產曰韓子亦無幾求

言所求少晉國亦未可以貳

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闖其間

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

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蓋求而與之

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

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

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
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
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
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
為鄙邑則失位矣成國若韓子奉命以使而
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一
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主
其罪亦銳乎銳細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

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

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復重今買諸

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

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

并與商人俱來庸次比耦庸用也用次以艾殺此地

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

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無或旬奪爾有利

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

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

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

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藝法

也鄭鄙邑也亦弗為也不欲為鄙邑事僑若獻玉不

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王曰起不敏敢求

王以徼二罪敢辭之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

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

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籍手以拜昭十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舒其大

宗賂以女樂訟者之大宗魏子將受之魏戊謂

沒女寬子魏子屬大夫曰王以不賄聞於諸侯若

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

待於庭魏子朝君退而待於魏子之庭饋入召之召二大夫食比

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

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

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言飢甚饋之始至

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

而有不足是以再歎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及饋之畢

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

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昭廿八年

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黑肱非命

卿故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是黑肱也夫

有所有名而不知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名不知無名已止

也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

弗可滅已是以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

為利回回正也不為義疚疚病也見義則為之或求名而

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

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

年豹殺衛侯兄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

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

懲肆而去貪也物事也肆放也齊豹書盜也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若

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

士將奔走之攻猶作也奔走猶趨赴也若竊邑叛君以徼

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盡力為之不願於見

書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

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無禮惡逆皆數而不志記事之善者也

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

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昭

十一年

國語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

焉賈待中云隧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王弗許曰昔我先王

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規規畫而有之以

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其職貢也以備百姓

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

公侯伯子男其餘甸服之外地也使各有寧宇以順及

天地無逢其災害順天地尊卑之義也先王

豈有賴焉

利皆均分諸侯內官不過九御九

九嬪外官不過九品

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

言嬪與卿

豈敢狀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

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

重布之王何異之有

輕重布之貴今天降禍

災於周室予一人僅亦守府

僅猶劣也府藏又

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太物以賞私德

班分也大

其叔父實應且增以非予一人予

一人豈敢有愛也

應猶受憎惡也言晉文先

民有言曰改玉改行

玉佩王所以節行步也

服其服則行其禮以言晉

叔父若能光裕大

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

改物改

服色

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縮引也備予

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

將流放也言

荒裔復何陳

若由是姬姓也

謂文公未尚將

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

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言有天下則遂自至予敢

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章表也所以

諸侯異物其若先王與百姓何言無以奉先何政

令之為也何以復臨百姓若不然叔父有地

而隧焉自制地予安能知之所不文公遂不

敢請受地而還西山曰愚按此篇要領在班

後云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蓋覆說此意

也晉文公之於定襄王自以為為不世之大功

其請隧也蓋駁駁乎窺大物之漸襄王目之

曰私德曰私勞所以折其驕矜不遜之意

其辭氣若優游而實峻烈真可為告諭諸侯之法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

歎之家而主猶績言家有寵不當績也懼于季孫之怒

也季孫康子也其以歎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

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

女居坐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

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

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

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采

衮織也祖習也識知也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

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宣偏也序次也少采夕月與太

史司載糾虔天刑糾共也虔敬也日入監九御使絜

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即就也諸侯朝修天

子之業命業事也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

徹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

職書講其庶政夕業夜庀其家事而後

即安庀治也士朝而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

夜而計過無憾而業夜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

動晦而休無日以業夜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

夫人加之紘紕統冠之垂前後者昭卿

之內子為大帶適妻曰內命婦成祭服

命婦大列士之妻列士元士也加之既成祭服又

加之以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庶士下士也

朝服也

社而賦事烝而獻

社春分祭社也事農烝而

獻五穀布男女效

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

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

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

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

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

不自安欲使我不能以是承先君之官余懼穆

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

婦不淫矣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

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

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

田上夫夫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宗宗官器祭器宣其

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越發也諸侯親之

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疚病也以免於

難免弑君及栢子驕汰奢侈貪欲無藝桓子

自立之罪也故叔孫豹曰韓子無病

齊卿皆後而宣子憂無以追逐之此不能

宗宗官器祭器

越發也

疚病也

桓子藥書

之子厲也畧則行志法則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

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敗相之行而修武

之德懷子相子盈也可以免於難而離相之罪以

亡于楚亡奔也夫卻昭子昭子卻至也其富半公室

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於

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八卻五大夫三卿三卿卻錡

卻至卻驪又有五人為大夫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

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藥武子之貧吾以為

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

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

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

自相叔以下嘉吾子之賜相叔韓氏之祖曲沃相叔也。合求

玉憂貧二事觀之宣子蓋多欲矣居則賴叔向以存其亡出則因子產以免其憂而韓子

卒稱君子且令終焉人其可無法家拂士乎哉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墮壞也壘

荀寅士吉射圍趙氏所作壁壘也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

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

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辭請不也

可曰是昭予讐也郵無正進無正晉大夫曰

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文子簡子祖趙武也釁猶離也難謂莊姬

之讒趙氏見討從姬氏於公宮姬氏莊姬趙朔之妻文子之母晉景公之

姊也有孝德以出在公族為公族大夫有恭德以升

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

譽矣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在公宮故其無師保也

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景子文子

之子簡子之父趙成也從其王母在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

能纂脩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

子學教也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

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

加之同宗之父兄以父兄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荀士

之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

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言見壘培可

師保何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

為不增也鳩安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

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

賞賞尹鐸免難之賞軍賞也言見戒而懼懼則有備是為免難也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子亶楚申公史老也子亶不

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舉伯楚大夫也子亶怒而出

曰子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

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微子若子方壯能

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承受事業次序於是不

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

猶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師長大夫

士眾士也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舍棄也八十月

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

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言謗譽之言志記也在輿有

旅賁之規位宁有宮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

諫誦訓工師所誦之居寢有執御之箴臨事

有瞽史之道

事戎祀也瞽樂太師掌詔
吉凶史太史也掌詔禮事

宴居

有師工之誦

師樂師工瞽矇也誦謂箴諫也

史不失書矇不

失誦以訓御之

御進也

於是乎作懿戒以自警

也

懿詩大雅抑之也
篇也懿讀曰抑

及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

子實不獻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

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維政之恭文王

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

老老恃楚國也

以禦數者王將何為

禦止也數者謂箴戒誹
謗也為人臣尚如此王

將復何為

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亶懼曰老之過

也

老子亶名乃驟見左史

關且廷見令尹子常

關且楚大夫子常子囊之孫囊瓦也

子常

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

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

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

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

貨珠

玉之屬自然物也

國馬足以行軍

國馬民馬也

公馬足以

稱賦公馬公之戎馬也不是過也公貨足以

賓獻賓饗贈也家貨足以共用家大也不是過也

夫貨馬郵則闕於民郵過也民多闕則有離

畔之心將何以封矣封封國也昔鬬子文三舍令

尹子文鬬伯比之子無一日之積恤民故也

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

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糗寒粥也筐器也至

于今令尹秩之秩常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

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

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

者而我取富焉曠空也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

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

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鄭為楚良臣是

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

後也先大夫子囊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

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壘言壘壁滿於四境之內道殣

相望盜賊伺目民無所放放依也是之不恤而

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速召也積貨滋多

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

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

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王不

顧於民一國弃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

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待猶期禦也

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

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

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

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

決鈞弦也拾捍也言申胥華登善用兵衆必化之勝未可成成猶夫必也

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授命猶闕

命也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設兵自備約以

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上之於天天

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言越不將必

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

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吳無復有越王

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勾踐使

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

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見禍於天

闔廬也言天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勾踐孤

也王尊之以名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

肉白骨也繫是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

之大賜乎今勾踐申禍無良申重也草鄙之

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

得罪於下執事勾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

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

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

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禦寇勾踐請盟一

介嫡女執箕箒以眩姓於王宮一介一人眩

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一介嫡男奉槃匭以隨諸御

御近臣宦豎之屬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

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征稅也此亦天子夫征稅諸侯之禮

諺曰狐狸之而狐捐之是以無成功也捐發也今

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言天下而備聞

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

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

利度義焉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

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

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伐齊反振

旅而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

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以

善謀將還玩吾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還轉

也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蓋猶尚也故婉

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

自傷也使吾甲兵頓弊民人離落而日以焦

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
 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
 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虺小蛇大吳王曰大夫奚
 隆於越隆盛也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
 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
 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
 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
 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

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荒空也

孫子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

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

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

况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鬪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日有盈身月有盈生
取觀皆隨之軒姑正行無常類以神無常對
歸類姑其無常獲本無常泯消因端變出而
之深實實而難動水因此而歸亦其因端而
今無窮夫其汗象水水之汗變高而跌下其

列子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
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
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
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
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
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
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

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
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者有
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
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
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
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
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能陰能
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
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
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
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造父之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
禮甚卑秦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
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
必先爲裘女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
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豆乃立木

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
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
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
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
此御之法度也
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
乎胃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
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墨而旋
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

此法度之熟

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
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
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
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
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
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
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

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袒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櫪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弃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教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耶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

謂德有厚薄也

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而步有深媿之色耶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貴賤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

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類厚矣東郭先生
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
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
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
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
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固然之理矣西
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
衣其袒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有稻粱之
味庇其蓬室有廣廈之蔭乘其輶輅有文軒
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
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
能寤易悟也哉

莊子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解肩之所倚足

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

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經首樂章名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

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

心專志致若所謂唯蜩翼之知也

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

也但見其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暗與官知止而神欲行司察之官廢依乎天

理不橫批大郤有際之處因導大窾空就導

令因其固然枝經肯綮之未嘗游刃於空未

也肯着骨肉而况大軫乎軫戾大骨良庖歲

更刃割也族庖月更刃折也今臣之刀十九

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刃刃若新發於硎砥研

也石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

以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

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交錯

為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徐

也手動刀甚微諫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

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

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

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

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

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

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

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至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有爲也是

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
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
也故古之王天下者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
辨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
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
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
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
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

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
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
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
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
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
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
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
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

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

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

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
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
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
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
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
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
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昔
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一

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
此吾所以用心也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

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
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
然則膠膠擾擾乎自嫌子天之合也我人之

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
所共美也故古之玉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
已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聰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

於堂下釋椎斲坐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

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
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
古人之糟魄已夫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
似非人寂寞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
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
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於物之
初孔子曰何謂耶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

焉而不能言嘗謂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
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
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
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
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
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
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
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

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曾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弃隸者若弃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

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沟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

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
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
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
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
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
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
實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法

以事相常以衣食爲主蕃息蓄藏老弱孤寡
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
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
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
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
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
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
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
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
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
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
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
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
暗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
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
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
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